

足本
鉛印

水滸傳演義

卷陸

卷陸

精校全圖
足本鉛印

繡像水滸傳演義

上海廣興書局印行

鎮三山大開州
三大大青鎮



石將軍
村店寄書



沒遮
攔追趕
及時雨

及時雨
會神行
大保



然又寫出

張都監家

鴛鴦樓裏

嬌嬌旖旎

玉繞香圍

乃至寫到

許之以蘭

妻之大武

武大武蘭

金蓮玉蘭

宛然成對

文心繡錯

也稱絕世

寫武松殺

四後忽

用提刀

是善用

子幾令

人讀之不

知水滸

莊子

覆天翻地

人去了。一面尋不着傷的酒保。尋字妙不着傷的又妙去鎮上請十數個爲頭的豪傑。都來店裏替蔣門神與施恩陪話。儘把好酒開了。有的是按酒。都擺列了桌面。請衆人坐地。武松叫施恩在蔣門神上首坐定。爭此一口無窮之氣各人面前放隻大碗。叫把酒只顧篩來。酒至數碗。武松開話道。衆位高鄰。都在這里。我武松。看他一篇說話句用我字起得響自從陽穀縣殺了人。配在這里。便聽得人說道。快活林這座酒店。原是小施管營造的屋宇等項買賣。被這蔣門神倚勢豪強。公然奪了。白白地占了他的衣飯。你衆人休猜道是我的主人。妙妙我和他並無干涉。妙妙我從來只要打天下這等不明道德的人。我字我若路見不平。真乃拔刀相助。我字我便死也不怕。我字今日我本待把蔣家這廝一頓拳脚打死。就除了一害。我字我看你衆高鄰面上。權寄下這廝一條性命。我字我今晚便要他投外府去。我字若不離了此間。我再撞見時。我字景陽岡上大蟲。便是模樣。打虎得意之事處處提倡出來衆人才知道他是景陽岡上打虎的武都頭。亦是武松自說出來都起身替蔣門神陪話道。好漢息怒。教他便搬了去。奉還本主。那蔣門神喚他一嚇。那裏敢再做聲。施恩便點了家火什物。交割了店肆。蔣門神羞慚滿面。已出一口無窮之氣矣相謝了衆人。自喚了一輛車兒。就裝了行李。起身去了。不在話下。且說武松邀衆高鄰。直喫得盡醉方休。至晚衆人散了。武松一覺直睡到次日辰牌方醒。收結箭篇一番快事却說施老管營。聽得兒子施恩。重霸得快活林酒店。自騎了馬。直來店裏相謝武松。連日在店內飲酒作賀。快活林一境之人。都知武松了得。那一個不來拜見武松。寫得榮華自此重整店面。開張酒肆。老管營自回平安寨理事。施恩使人打聽蔣門神。帶了老小。不知去向。這裏直顧自己做買賣。且不去理他。就且留武松在店裏居住。自此施恩的買賣。比往常加增三五分利息。各店裏并各賭坊兌坊。加利倍送閒錢來與施恩。再足快活林一句真快活林不虛也施恩得武松爭了這口氣。把武松似爺娘一

般敬重施恩自此重霸得孟州道快活林不在話下。荏苒光陰早過了一月之上。炎威漸退。玉

露生涼。金風去暑。已及新秋。有話卽長。無話卽短。當日施恩正和武松在店裏閒坐說話。論些

拳棒鎗法。點綴只見店門前兩三個軍漢牽着一匹馬來店裏尋問主人道。那個是打虎的武都

頭。施恩却認得是孟州守御兵馬都監張蒙方衙內親隨人。施恩便向前問道。你們尋武都頭

則甚。那軍漢說道。奉都監相公鈞旨。聞知武都頭是個好男子。武松平生一片心事。只是要人叫聲好男子。乃小人之圖害之者。早已一片聲叫他做好男子矣。千古多有此事。君子可不慎哉。特地差我們將馬來取他。相公有鈞旨在此。施恩看了尋思道。這張都監是我父親的

上司官。屬他調遣。今者武松又是配來的囚徒。亦屬他管下。只得教他去。施恩便對武松道。兄

長。這幾位郎中。是張都監相公處差來取你。他既着人牽馬來。哥哥心下如何。武松是個剛直

的人。不知委曲。便道。他既是取我。只得走一遭。看他有甚話說。隨卽換了衣裳巾幘。帶了個小

伴。當上了馬。一同衆人投孟州城裏來。到得張都監那張蒙方在廳上。見了武松來。大喜道。喜大

字與後大怒字前後相照寫。小人面不顯裏。真是活畫。教進前來相見。武松到廳下拜了張都監。叉手立在側邊。張都監便對武松

道。我聞知你是個大丈夫。一樣好名字男子漢。又一樣好名字英雄無敵。一樣好說話敢與人同死同生。又一樣好說話。○甚矣小人之巧也。凡君子意之所

在彼色色能知之。又色色能言之。而其心殊不然也。獨世之君子既已心知其人。而又免心感其語。於是忽然而至。猝不可救。則獨何耶。我帳前見缺恁地一個人。不知你肯與我做親隨

梯己人麼。武松跪下稱謝道。小人是個牢城營內囚徒。若蒙恩相抬舉。小人當以執鞭隨銕。伏

侍恩相。張都監大喜。便叫取果盒酒出來。張都監親自賜了酒。叫武松喫得大醉。投之以所好。小人之巧真有如此。寫得活

就廳前廊下收拾一間耳房與武松安歇。次日又差人去施恩處取了行李來。只在張都監

家宿歇。早晚都監相公不住地喚武松進後堂與酒與食。放他穿房入戶。把做親人一般看待。

一段便寫得又叫裁縫與武松徹裏徹外做秋衣。一段便寫得與宋江一般。○君子所以不致輕受人之解衣推食者。其心誠疑之也。武松見了也自歡喜。心

與施恩一般。

裏尋思道。難得這個都監相公。一力要抬舉我。自從到這裏住了。寸步不離。又沒工夫快活。林

與施恩說話。雖是他頻頻使人來相看我。多管是不能穀入宅裏來。却在口中補出兩日事來妙筆武松自從在張

都監宅裏。相公見愛。但是人有些公事來。央浼他的。武松對都監相公說了。無有不依。外人俱

送些金銀財帛。綬疋等件。惡武松買個柳藤箱子。把這送的東西。都鎖在裏面。此一段亦竟與連日開文一樣。平敘法。遂令讀者

不。不在話下。時光迅速。却早又是八月中旬。張都監向後堂深處。駕鸞樓下。樓名妙絕。獅子街定是武松殺

也。特寫此段者。一則爲武松殺嫂以後。又連連寫出許多婦人與他相纏。便成絕世奇文。一則爲武松先寫預席一次。便見內邊門路都熟。以便後日血濺一回入來也。安排筵宴。慶賞中秋。叫喚武松到裏面飲

酒。武松見夫人宅眷。都在席上。喫了一杯。便待轉身出來。寫殺嫂人偏寫出許多婦人與他纏擾。妙心妙筆張都監喚住武松。問

道。你那裏去。武松答道。恩相在上。夫人宅眷在此。飲宴。小人理合迴避。是武張都監大笑道。笑大

與後大差了我敬你是個義士。說好特地請將你來一處飲酒。如自家一般。竟武何故却要迴避。便

教坐了。武松道。小人是個囚徒。如何敢與恩相坐地。張都監道。義士。說好你如何見外。此間又無

外人。奈何便坐不妨。武松三回五次。謙讓告辭。張都監那裏肯放。定要武松一處坐地。武松只

得唱個無禮喏。遠遠地斜着身坐下。畫張都監着丫嬛養娘相勸。寫殺嫂人寫出如許多般婦女來。真正妙想妙筆一杯兩盞。看

看飲過五七杯酒。張都監叫抬上果桌飲酒。又進了一兩套食。次說些閒話。問了些鎗法。張都

監道。大丈夫飲酒。何用小杯。竟武叫取大銀賞鍾。斟酒與義士喫。連珠箭勸了武松幾鍾。看看

月明。光彩炤入東窗。最好武松喫得半醉。却都忘了禮數。只顧痛飲。張都監叫喚一個心愛的養

娘。叫做玉蘭。玉蘭名字與前金蓮三字遙遙相望。爲武松十來卷一篇大文兩頭鎖鑰也。○武松一篇始於殺金蓮。終於殺玉蘭。金玉蓮兩千古的對矣。出來唱曲。張都監指着玉蘭道。這裏別

無外人。只有我心腹之人。武都頭在此。你可唱個中秋對月時景的曲兒。教我們聽則個。玉蘭

執着象板。向前各道個萬福。頓開喉嚨。唱一隻東坡學士中秋調歌。唱道是。明月幾時有。把酒

問青天不知天上宮闕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風歸去續前月下宮闕此言令人疑然只恐瓊樓玉宇高處

不勝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間高捲珠簾低綺戶念陽穀縣紫石街不知在何處照無眠不應有恨何事常向別時圓人有

悲歡離合月有陰晴圓缺此事古難全絕妙好辭今人想到亡兄想到宋江想到張青夫妻想到管營父子灑淚不止但願人長久萬里共嬋娟這玉

蘭唱罷放下象板又各道了一個萬福立在一邊張都監又道玉蘭你可把一巡酒偏要寫得婦人在殺嫂人眼前

嫵娜不已這玉蘭應了便拿了一副勸盤妙心妙筆丫嬛斟酒先遞了相公次勸了夫人第三便勸武松飲

酒張都監叫斟滿着妙心妙筆不惟在眼前嫵娜直寫得殺嫂人身邊有許多婦人俄延不去矣武松那裏敢抬頭起身遠遠地接過酒來唱了相

公夫人兩個大喏拿起酒來一飲而盡便還了盞子宛然寫出對嫂張都監指着玉蘭對武松道

此女頗有些聰明不惟善知音律亦且極能鍼指忽然合出金蓮本事來妙心妙筆數日之間擇了良時將來與你

做個妻室寫殺嫂人至此妙心妙筆疑非人間所有武松起身再拜道量小人何者之人怎敢望恩相宅眷爲妻枉自折武

松的草料張都監笑道我既出了此言必要與你你休推故阻我必不負約當時一連又飲了

十數杯酒約莫酒湧上來恐怕失了禮節便起身拜謝了相公夫人出到前廳廊上房門前開

了門覺道酒食在腹未能便睡去房裏脫了衣裳除了巾幘拿條哨棒來庭心裏月明下使幾

回棒打了幾個輪頭寫未睡有情有景仰面看天時約莫三更時分妙筆武松進到房裏却待脫衣去睡只

聽得後堂裏一片聲叫起有賊來轉武松聽得道都監相公如此愛我他後堂內裏有賊我如

何不去救護武松獻勤提了一條哨棒逕搶入後堂裏來只見那個唱的玉蘭慌慌張張走出

來指道看他偏寫出玉蘭來顯出金鎖玉輪也一個賊奔入後花園裏去了武松聽得這話提着哨棒大踏步直趕入花

園裏去尋時一週遭不見後翻身却奔出來不隄防黑裏影搬出一條板凳把武松一交絆翻

走出七八個軍漢叫一聲捉賊就地地下把武松一條麻索綁了武松急叫道是我那衆車漢那

裏容他分說。只見堂裏燈燭熒煌。張都監坐在廳上。一片聲叫道。拿將來。衆軍漢把武松一步一棍。打到廳前。武松叫道。我不是賊。是武松。張都監看了大怒。小人面皮風雲轉換其疾如此變了面皮。喝罵道。你

這個賊配軍。本是賊眉賊眼。賊心賊肝的人。

前文一連叫出許多義士此處一連說出許多賊來小人口何足爲據也

我倒抬舉你一力成人。不

曾虧負了你半點兒。却纔教你一處喫酒。同席坐地。我指望要抬舉與你個官。你如何却做這

等的勾當。武松大叫道。相公非干我事。我來捉賊。如何倒把我捉了做賊。武松是個頂天立地

的好漢。不做這般的事。張都監喝道。你這廝休賴。且把你押去他房裏。搜看有無贓物。衆軍漢

把武松押着。逕到他房裏。打開他那柳藤箱子。

絕

看時。上面都是些衣服。下面却是些銀酒器

皿。約有一二百兩贓物。武松見了。也自目瞪口呆。只叫得屈。衆軍漢把箱子擡出廳前。張都監

看了大罵道。賊配軍如此無禮。贓物正在你箱子裏搜出來。如何賴得過。常常道。衆生好度人

難度。

然則足下定好度耶

原來你這廝外貌像人。倒有這等禽心獸肝。既然賊證明白。沒話說了。連夜便把

贓物封了。且叫送去機密房裏監收。天明却和這廝說話。武松大叫冤屈。那裏肯容他分說。衆

軍漢扛了贓物。將武松送到機密房裏收管了。張都監連夜使人去對知府說了。押司孔目上

下都使用了錢。次日天明。知府方纔坐廳。左右緝捕觀察把武松押至當廳。贓物都扛在廳上。

張都監家心腹人。齎着張都監被盜的文書。呈上知府看了。那知府喝令左右把武松一索捆

翻牢子。節級將一束問事獄具。放在面前。武松却待開口分說。知府喝道。這廝原是遠流配軍。

如何不做賊。一定是一時見財起意。既是賊證明白。休聽這廝胡說。只願與我加力打。那牢子

獄卒拿起批頭竹片。雨點的打下來。武松情知不是話頭。只得屈招做本月十五日一時見本

官衙內許多銀酒器皿。因而起意。至夜乘勢竊取入己。與了招狀。知府道。這廝正是見財起意。

不必說了。且取枷來釘了監下牢子。將過長枷。把武松枷了。押下死囚牢裏監禁了。

枷塗可笑。今古

一武松下到牢裏。尋思道。耐耐張都監那廝。安排這般圈套坑陷我。我若能彀掙得性命出

去時。却又理會。想牢子獄卒。把武松押在牢裏。將他一雙脚。晝夜匣着。又把木杻釘住雙手。

那裏容他些鬆寬。却說施恩。已有人報知此事。慌忙入城來。和父親商議。老管營說道。眼見得

是張團練替蔣門神來報仇。買囑張都監。却設出這條計策。陷害武松。必然是他着人去上下

都使了錢。受了人情賄賂。衆人有此不繇。他分說。必然要害他性命。我如今尋思起來。他須不

該死罪。只是買求兩院押牢節級便好。可以存他性命。在外却又別作商議。施恩道。見今當牢

節級姓康的。和孩兒最過得好。只得去求他。如何。老管營道。他是爲你喫官司。你不去救他

更待何時。

好

施恩將了一二百兩銀子。

寫施恩爲武松使用。都是大銀子。不得不點出。

逕投康節級。却在牢未回。施恩教他家

的人去牢裏說知。不多時。康節級歸來。與施恩相見。施恩把上件事。一一告訴了一遍。康節級

答道。不瞞兄長說。此一件事。皆是張都監和張團練兩個。同姓結義做兄弟。也結義做兄弟。寫來一笑。○與前施恩四拜相映。襯見

今蔣門神躲在張團練家裏。却央張團練買囑這張都監商量。設出這條計策。一應上下之人

都是蔣門神用賄賂。我們多接了他錢。廳上知府一力與他作主。定要結果武松性命。只有當

案一個葉孔目不肯。因此不敢害他。這人忠直仗義。不肯要害平人。以此武松還不喫虧。寫得好。○凡他

處必要寫作牢中喫苦者。定爲文情。前後有不得不喫苦之故耳。今寫武松。既可不喫苦。明又何必定寫喫苦也。

今聽施兄所說了。牢中之事。盡是我自維持。如今便去寬他。

今後不教他喫半點兒苦。

寫得好。

你却快央人去。只囑葉孔目。要求他早斷出去。便可救得他性

命。施恩取一百兩銀子。與康節級。康節級那裏肯受。再三推辭。方纔收了。活寫世人愛銀子法。施恩相別出

門來。逕回營裏。又尋一個和葉孔目知契的人。送一百兩銀子與他。只求早早緊急決斷。那葉

孔目已知武松是個好漢。亦自有心周全他。已把那文案做得活着。只被這知府受了張都監

賄賂。囑他不肯從輕。勸來武松竊取人財。又不得死罪。因此互相延挨。只要牢裏謀他性命。今

來又得了這一百兩銀子。亦知是屈陷武松。却把這文案都改得輕了。盡出豁了武松。只待限

滿決斷。次日施恩安排了許多酒饌。甚是齊備。來央康節級引領直進大牢裏看視武松。見面

送飯。一入死此時武松已自得康節級看覷。將這刑禁都放寬了。施恩又取三二十兩銀子。分俵

與衆小牢子。取酒食叫武松喫了。施恩附耳低言道。這場官司。明明是都監替蔣門神報仇。陷

害哥哥。施恩得之於老康武松得之於施恩深虧此處你且寬心。不要憂念。我已央人和葉孔目說通了。甚有周

全你的好意。且待限滿決你出來。却再理會。此時武松得鬆了寬。已有越獄之心。突然分外添此

三入反視出異樣恩義句聽得施恩說罷。却放了那片心。施恩在牢裏安慰了武松。歸到營中過了兩

日。施恩再備些酒食錢財。又央康節級引領入牢裏。與武松說話相見了。將酒食管待。又分俵

了些零碎銀子。與衆人做酒錢。回歸家來。又央浼人上下去使用。催趲打點文書。二入死過得數

日。施恩再備了酒肉。做了幾件衣裳。增一再央康節級維持相引。將來牢裏請衆人喫酒。買求

看覷武松。叫他更換了些衣服。喫了酒食。三入死出入情熟。一連數日。施恩來了。大牢裏三次。結總

筆段却不限防。被張團練家心腹人見了。回去報知。那張團練便去對張都監說了其事。張都

監却再使人送金帛來與知府。就說與此事。那知府是個賊官。接受了賄賂。便差人常常下牢

裏來開看。但見閒人便要拿問。施恩得知了。那裏敢再去看覷。施恩三入不爲少矣便忽然生個事情一筆截住甚

武松却自得康節級和衆牢子。自炤管他。施恩自此早晚只去得康節級家裏討信。得知長短

都不在話下。看看前後將及兩月。有這當案葉孔目。一力主張。知府處早晚說就裏。那知

撰了銀兩教我與你害人。

於今爲烈

因此心都懶了。不來管看。捱到六十日限滿。牢中取出武松。當

廳開了枷。當案葉孔目讀了招狀。定擬下罪名。脊杖二十。刺配恩州牢城。原盜監物。給還本主。

張都監只得着家人當官領了贓物。當廳把武松斷了二十脊杖。刺了金印。取一面七斤半鐵

葉盤頭枷釘了。押一紙公文。差兩個健壯公人。防送武松。限了時日。要起身。那兩個公人領了

牒文。押解了武松出孟州衙門便行。原來武松喫斷棒之時。却得老管營使錢通了葉孔目。又

看覷他。知府亦知他被陷害。不十分來打重。因此斷得極輕。

寫得好

武松忍着那口氣。無窮之氣帶

了行枷。出得城來。兩個公人監在後面。約行得一里多路。只見官道傍邊酒店裏。鑽出施恩來。

看着武松道。小弟在此專等。武松看施恩時。又包着頭絡着手。

不是蔣門神偏打二處只圖文情絕倒耳

武松問道。我好幾

時不見你。如何又做恁地模樣。施恩答道。實不相瞞。哥哥說。小弟自從牢裏三番相見之後。知

府得知了。不時差人下來牢裏點問。那張都監。又差人在牢門口左近兩邊巡看着。

又在口中補出未知事來

此小弟不能覿。再進大牢裏看望兄長。只到得康節級家裏討信。半月之前。小弟正在快活林

中店裏。只見蔣門神那廝。又領着一夥軍漢。到來廝打。小弟被他又痛打一頓。也要小弟央浼

人陪話。

絕倒

却被他仍復奪了店面。依舊交還了許多家火什物。

絕倒

小弟在家將息未起。今日聽

得哥哥斷配恩州。特有兩件錦衣。

寫施恩寫得好

送與哥哥路上穿着。煮得兩隻熟鵝。在此。

寫施恩寫得好

請哥哥

喫了兩塊去。施恩便邀兩個公人。請他入酒肆。那兩個公人那裏肯進酒店裏去。便發言發語

道。武松這廝。他是個賊漢。不爭我們喫你的酒食。明日官府上須惹口舌。你若怕打。快走開去。

深明下文無冤

施恩見不是話頭。便取十來兩銀子。送與他兩個公人。那廝兩個。那裏肯接。惱忿忿地。只

要催促武松上路。深明下文無施恩討兩碗酒叫武松喫了。把一個包裹拴在武松腰裏。好把這兩隻

熟鵝。挂在武松行枷上。好施恩附耳低言。好道。包裹裏有兩件綿衣。好一帕子散碎銀子。路上

好做盤纏。好也有兩隻八搭麻鞋在裏面。好只是要路上仔細提防。這兩個賊男女不懷好意。

好○寫得竟是父子夫婦兄弟不是朋友故寫得好○重讀之覺實實寫得好我却寫不出武松點頭道。不須分付。我已省得了。再着兩個來也不懼他。每每後文事偏

在前文閒中先逗一句至於此句又逗得無痕有影妙絕妙絕不知文者謂是武松自誇了得也你自回去將息。竟是父子夫婦兄弟且請放心。我自有措置。施恩拜辭了武

松。哭着去了。完施恩不在話下。武松和兩個公人上路。行不到數里之上。數里○看他一路敘出許多里數史公斂手兩個公

人悄悄地商議道。不見那兩個來。果然不出都頭所料○文筆入妙武松聽了。自暗暗地尋思。冷笑道。沒你娘鳥興

那廝到來撲復老爺爺。武松右手却喫釘住在行枷上。左手却散着。武松就枷上取下。那熟鵝來

只顧自喫。也不保那兩個公人。妙心妙筆寫出妙人妙景又行了四五里路。四五再把這隻熟鵝除來。右手扯着

把左手斯來。只願自喫。妙心妙筆寫出妙人妙景行不過五里路。五把這兩隻熟鵝都喫盡了。約算離城也有八

九里多路。一縣八里只見前面路邊先有兩個人。文筆妙絕提着扑刀。扑刀此處出現先在那裏

等候。妙見了公人。監押武松到來。便幫着做一路走。文筆妙絕武松又見這兩個公人與那兩個提

扑刀的擠眉弄眼。打些暗號。文筆妙絕武松早睃見。自瞧了八分。尷尬。只安在肚裏。却且只做不見。

又走不數里多路。數只見前面來到一處濟濟蕩蕩魚浦。作文須作如此語方是絕妙好辭四面都是野港闊河。

五個人行至浦邊。一條闊板橋。一座牌樓。上有牌額寫着道飛雲浦三字。武松見了。假意問道。

這裏地名喚做甚麼去處。兩個公人答應道。你又不眼瞎。須見橋邊牌額上寫道飛雲浦。武松

站住道。我要淨手則個。妙那兩個提扑刀的走近一步。妙却被武松叫聲下去。一飛脚早踢中

翻筋斗踢下水去了。妙這一個急待轉身。妙武松右脚早起。撲通地也踢下水裏去。妙那兩個

公人慌了望橋下便走。武松喝一聲那裏去把枷只一扭折做兩半個趕將下橋來。那兩

個先自驚倒了一個。武松奔上前去望那一個走的後心上只一拳打翻。就水邊撈起扑

刀來。讀此句爲之一歎本擬武松死於此刀誰料自家之刀仍殺自家之身耶人生世上此等事往往有之願後世以此爲鑒也。趕上去。搠上幾扑刀死在地下。却轉身回來把

那個驚倒的也搠幾刀。這兩個踢下水去的才掙得起正待要走。武松追著又砍倒一個。

趕入一步劈頭揪住一個喝道你這廝實說我便饒你性命。那人道小人兩個是蔣門神

徒弟今被師父和張團練定計使小人兩個來相幫防送公人一處來害好漢武松道你師父

蔣門神今在何處。得筋節那人道小人臨來時和張團練都在張都監家裏後堂鴛鴦樓上喫酒

專等小人回報。武松道原來恁地却饒你不得手起刀落也把這人殺了

解下他腰刀來揀好的帶了一刀。將兩個屍首都擯在浦裏又怕那兩個不死

提起扑刀每人身上又搠了幾刀。立在橋上看了一回。思量道雖然殺了這

四個賊男女不殺得張都監張團練蔣門神如何出得這口恨氣提著扑刀躊躇了半晌。絕妙○

一個念頭竟奔回孟州城裏來。不因這番有分教武松殺幾個貪夫出一

口怨氣定教畫堂深處屍橫地紅燭光中血滿樓畢竟武松再回孟州城來恁地結束且聽下

回分解

王望如曰蔣門神託張團練通張都監設治吳之計以死招假妝圈套構成羅網冤哉松也不幸而遇孟州守枉法得賊

以莫須有定人罪案雖隊長三尺卒無能辯一字冤哉松也雖然胡爲而有康節級之鬆刑具胡爲而有葉孔目之活供

招胡爲而有圖報之施恩暗通關節明助資財君子於是掩卷而長嘆曰天不絕人又曰林冲野猪林有智深武松飛

雲浦止有武松林冲之於公人也勸智深勿殺之武松之於公人也殺之且必盡殺之此何以故林冲安心配滄州武松

定計入孟州。配滄州。則公人不可殺。入孟州。則公人不可不殺。

第三十回

張都監血濺鴛鴦樓

武行者夜走蜈蚣山

我讀至血濺鴛鴦樓

話說張都監聽信這張團練說誘囑託替蔣門神報讎。要害武松性命。誰想四個人倒都被武松搠殺在飛雲浦了。當時武松立於橋上尋思了半晌。躊躇起來。怨恨冲天。不殺得張都監。如何出得這口恨氣。便去死屍身邊解下腰刀。選好的取把來跨了。一寫揀條好朴刀提着。一寫妙

在即以彼家之刀殺彼家之人。再逕回孟州城裏來。進得城中。早是黃昏時候。武松逕去張都監後花園牆外。却

是一個馬院。武松就在馬院邊伏着。聽得那後槽却在衙裏未曾出來。正看之間。只見呀地角

門開。一寫後槽提着個燈籠出來。一寫裏面便關了角門。二寫武松却躲在黑影裏。聽那更鼓

時早打一更四點。此句起那後槽上了草料掛起燈籠。二寫鋪開被臥。脫了衣裳。上牀便睡。武松

却來門邊挨那門響。後槽喝道。老爺方才纔睡。你要偷我衣裳也早些哩。妙武松把朴刀倚在

門邊。二寫却掣出腰刀在手裏。二寫又呀呀地推門。那後槽那裏忍得住。便從牀上赤條條地跳

將出來。拿了攪草棍。拔了櫃。却待開門。被武松就勢推開去。搶入來。入一重門來。看他入來出去。又把這

後槽擗頭揪住。却待要叫。燈影下。三字妙筆見明晃晃地一把刀在手裏。三寫腰刀。不見人。單見

得八分軟了。口裏只叫得一聲饒命。武松道。你認得我麼。後槽聽得聲音。方才知是松。妙有

便叫道。哥哥。不干我事。你饒了我罷。武松道。你只實說。張都監如今在那裏。後槽道。今日和張

團練蔣門神。他三個喫了一日酒。如今兀自在鴛鴦樓上喫哩。武松道。這話是實麼。後槽道。小

人說謊就害疔瘡。絕武松道。恁地却饒你不得。手起一刀。四寫把這後槽殺了。殺第一一脚踢開

屍首。細把刀插入鞘裏。五寫就燈影下。妙四去腰裏解下施恩送來的綿衣。前文施恩送綿衣碎銀麻鞋

於我雖殺然

於我雖殺然

而不敢殺也。我之天下，刀禍無一。格風靈駭。變如張都。踵張神練。監門遇害。人不可為。痛悔哉。其授意公。人而復進。兩徒弟往。幫之也。不嘗爾勤。刀問爾有。應言勤。即問爾勤。好否兩刀。應言勤。則又勤。致問是。磨刀否。新磨刀。復是。

腰裏。

六寫

却把後槽一牀單被，包了散碎銀兩。

百忙中補出施恩銀兩非常之才。

入在纏袋裏，却把來掛在門邊。

着記

却將一扇門立在牆邊，先去吹滅了燈火。

開細。五寫燈。

却閃將出來。

又出。

拿了扑刀。

妙。三寫扑刀。

從門。

上一步步爬上牆來。

此時却有些月光明亮。

一寫月。

武松從牆頭上一跳，却跳在牆裏。

又入。

便先

重門來。

來開了角門。

三寫角。

櫃都提過了。

松却望燈明處來。

五寫燈。又。

看時正是廚房裏，只見兩個丫鬢正在那湯罐邊埋冤，說道：「伏侍了

一日，兀自不肯去睡，只是要茶喫。」

那兩個客人也不識羞恥，倒撞得這等醉了，也兀自不肯下

樓去歇息，只說個不了。」

表出等。

那兩個女使，正口裏喃喃地怨恨，武松却倚了扑刀。

四寫扑刀。

掣出腰裏那口帶血刀來。

七寫腰刀。

把門一推，呀地推開門，搶入來。

又入一。

先把一個女使鬢角兒

揪住一刀。

八寫。

殺了。

二個。

那一個却帶要走，兩隻脚一似釘住了的，再要叫時，口裏又似啞子

的端的是驚得呆了，休道是兩個丫鬟，便是說話的見了，也驚得口裏半舌不展。

忽然跳出話外。

武

松手起一刀。

九寫。

也殺了。

三個。

却把這兩個屍首，拖放竈前，滅了廚下燈火。

六寫燈。

外月光。

三寫月。

一步步挨入堂裏來。

又入一。

武松原在衙裏出入的人，已都認得路數，逕逕到鴛鴦

樓樓梯邊來，捏脚捏手，摸上樓來。

又入一。

此時親隨的人都伏事得厭煩，遠遠地躲去了。

好。

只聽

得那張都監、張團練、蔣門神三個說話，武松在樓梯口聽，只聽得蔣門神口裏稱讚不了，只說

虧了相公與小人報了冤讐，再當

二字妙將有字。

重重的報答恩相。這張都監道：「不是看我兄弟張

團練面上，誰肯幹這等的事？你雖費了些錢財，却也安排得那廝好。這早晚多是在那裏下

手，那廝敢是死了？」

却不道這早晚已在這裏下手爲之絕倒。

只教在飛雲浦結果他。待那四人明早回來，便見分曉。張團練

手那廝敢是死了。

却不道這早晚已在這裏下手爲之絕倒。

只教在飛雲浦結果他。待那四人明早回來，便見分曉。張團練

手那廝敢是死了。

却不道這早晚已在這裏下手爲之絕倒。

只教在飛雲浦結果他。待那四人明早回來，便見分曉。張團練

手那廝敢是死了。

却不道這早晚已在這裏下手爲之絕倒。

只教在飛雲浦結果他。待那四人明早回來，便見分曉。張團練

手那廝敢是死了。

却不道這早晚已在這裏下手爲之絕倒。

只教在飛雲浦結果他。待那四人明早回來，便見分曉。張團練

手那廝敢是死了。

却不道這早晚已在這裏下手爲之絕倒。

手那廝敢是死了。

却不道這早晚已在這裏下手爲之絕倒。

只教在飛雲浦結果他。待那四人明早回來，便見分曉。張團練

手那廝敢是死了。

却不道這早晚已在這裏下手爲之絕倒。

只教在飛雲浦結果他。待那四人明早回來，便見分曉。張團練

手那廝敢是死了。

却不道這早晚已在這裏下手爲之絕倒。

只教在飛雲浦結果他。待那四人明早回來，便見分曉。張團練

手那廝敢是死了。

却不道這早晚已在這裏下手爲之絕倒。

只教在飛雲浦結果他。待那四人明早回來，便見分曉。張團練

手那廝敢是死了。

却不道這早晚已在這裏下手爲之絕倒。

手那廝敢是死了。

却不道這早晚已在這裏下手爲之絕倒。

只教在飛雲浦結果他。待那四人明早回來，便見分曉。張團練

手那廝敢是死了。

却不道這早晚已在這裏下手爲之絕倒。

只教在飛雲浦結果他。待那四人明早回來，便見分曉。張團練

手那廝敢是死了。

却不道這早晚已在這裏下手爲之絕倒。

只教在飛雲浦結果他。待那四人明早回來，便見分曉。張團練

手那廝敢是死了。

却不道這早晚已在這裏下手爲之絕倒。

只教在飛雲浦結果他。待那四人明早回來，便見分曉。張團練

手那廝敢是死了。

却不道這早晚已在這裏下手爲之絕倒。

手那廝敢是死了。

却不道這早晚已在這裏下手爲之絕倒。

只教在飛雲浦結果他。待那四人明早回來，便見分曉。張團練

手那廝敢是死了。

却不道這早晚已在這裏下手爲之絕倒。

只教在飛雲浦結果他。待那四人明早回來，便見分曉。張團練

手那廝敢是死了。

却不道這早晚已在這裏下手爲之絕倒。

只教在飛雲浦結果他。待那四人明早回來，便見分曉。張團練

手那廝敢是死了。

却不道這早晚已在這裏下手爲之絕倒。

只教在飛雲浦結果他。待那四人明早回來，便見分曉。張團練

手那廝敢是死了。

却不道這早晚已在這裏下手爲之絕倒。

手那廝敢是死了。

却不道這早晚已在這裏下手爲之絕倒。

只教在飛雲浦結果他。待那四人明早回來，便見分曉。張團練

手那廝敢是死了。

却不道這早晚已在這裏下手爲之絕倒。

只教在飛雲浦結果他。待那四人明早回來，便見分曉。張團練

手那廝敢是死了。

却不道這早晚已在這裏下手爲之絕倒。

只教在飛雲浦結果他。待那四人明早回來，便見分曉。張團練

手那廝敢是死了。

却不道這早晚已在這裏下手爲之絕倒。

只教在飛雲浦結果他。待那四人明早回來，便見分曉。張團練

手那廝敢是死了。

却不道這早晚已在這裏下手爲之絕倒。

手那廝敢是死了。

却不道這早晚已在這裏下手爲之絕倒。

只教在飛雲浦結果他。待那四人明早回來，便見分曉。張團練

手那廝敢是死了。

却不道這早晚已在這裏下手爲之絕倒。

只教在飛雲浦結果他。待那四人明早回來，便見分曉。張團練

手那廝敢是死了。

却不道這早晚已在這裏下手爲之絕倒。

只教在飛雲浦結果他。待那四人明早回來，便見分曉。張團練

手那廝敢是死了。

却不道這早晚已在這裏下手爲之絕倒。

只教在飛雲浦結果他。待那四人明早回來，便見分曉。張團練

手那廝敢是死了。

却不道這早晚已在這裏下手爲之絕倒。

手那廝敢是死了。

却不道這早晚已在這裏下手爲之絕倒。

只教在飛雲浦結果他。待那四人明早回來，便見分曉。張團練

手那廝敢是死了。

却不道這早晚已在這裏下手爲之絕倒。

只教在飛雲浦結果他。待那四人明早回來，便見分曉。張團練

手那廝敢是死了。

却不道這早晚已在這裏下手爲之絕倒。

只教在飛雲浦結果他。待那四人明早回來，便見分曉。張團練

手那廝敢是死了。

却不道這早晚已在這裏下手爲之絕倒。

只教在飛雲浦結果他。待那四人明早回來，便見分曉。張團練

手那廝敢是死了。

却不道這早晚已在這裏下手爲之絕倒。

手那廝敢是死了。

却不道這早晚已在這裏下手爲之絕倒。

只教在飛雲浦結果他。待那四人明早回來，便見分曉。張團練

手那廝敢是死了。

却不道這早晚已在這裏下手爲之絕倒。

只教在飛雲浦結果他。待那四人明早回來，便見分曉。張團練

手那廝敢是死了。

却不道這早晚已在這裏下手爲之絕倒。

只教在飛雲浦結果他。待那四人明早回來，便見分曉。張團練

手那廝敢是死了。

却不道這早晚已在這裏下手爲之絕倒。

只教在飛雲浦結果他。待那四人明早回來，便見分曉。張團練

手那廝敢是死了。

却不道這早晚已在這裏下手爲之絕倒。

手那廝敢是死了。

却不道這早晚已在這裏下手爲之絕倒。

只教在飛雲浦結果他。待那四人明早回來，便見分曉。張團練

手那廝敢是死了。

却不道這早晚已在這裏下手爲之絕倒。

只教在飛雲浦結果他。待那四人明早回來，便見分曉。張團練

手那廝敢是死了。

却不道這早晚已在這裏下手爲之絕倒。

只教在飛雲浦結果他。待那四人明早回來，便見分曉。張團練

手那廝敢是死了。

却不道這早晚已在這裏下手爲之絕倒。

只教在飛雲浦結果他。待那四人明早回來，便見分曉。張團練

手那廝敢是死了。

却不道這早晚已在這裏下手爲之絕倒。

手那廝敢是死了。

却不道這早晚已在這裏下手爲之絕倒。

只教在飛雲浦結果他。待那四人明早回來，便見分曉。張團練

手那廝敢是死了。

却不道這早晚已在這裏下手爲之絕倒。

只教在飛雲浦結果他。待那四人明早回來，便見分曉。張團練

手那廝敢是死了。

却不道這早晚已在這裏下手爲之絕倒。

只教在飛雲浦結果他。待那四人明早回來，便見分曉。張團練

手那廝敢是死了。

却不道這早晚已在這裏下手爲之絕倒。

只教在飛雲浦結果他。待那四人明早回來，便見分曉。張團練

手那廝敢是死了。

却不道這早晚已在這裏下手爲之絕倒。